

王熙凤



红楼梦



名家汇评本

脂砚斋 王希廉 王国维等
刘继保 卜喜逢 辑 评

宝玉

黛玉



宝钗

李纨



跟名家一起读《红楼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红楼梦

第五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第一回



红楼梦

名家汇评本

脂砚斋 王希廉 王国维等 评
刘继保 卜喜逢 辑

下

跟名家一起读《红楼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0)
第三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16)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25)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31)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41)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48)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56)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64)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70)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75)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81)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86)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91)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97)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天逝黄泉路	(103)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11)
第十八回	庆元宵贾元春归省	助情人林黛玉传诗	(120)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29)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38)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44)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50)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58)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64)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173)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81)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189)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95)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205)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214)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20)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28)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234)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39)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47)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55)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262)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271)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277)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284)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294)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300)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308)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315)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22)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30)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39)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46)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353)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361)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370)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377)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385)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393)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402)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410)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418)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429)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436)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441)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449)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455)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467)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479)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489)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496)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501)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510)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518)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525)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532)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541)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548)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556)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567)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576)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585)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谏	(596)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607)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612)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620)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627)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阈薛宝钗吞声	(636)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644)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652)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660)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667)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674)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681)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687)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694)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700)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707)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714)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722)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729)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737)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747)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754)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760)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766)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祸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774)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779)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786)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793)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799)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805)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811)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818)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828)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835)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842)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849)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856)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862)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869)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876)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884)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892)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902)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有什么疑的！别讨我把你头上的钗子盖似的几根戾毛捋下来！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姚燮】得意语。这小厮且不开门，且拉着笑说：“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若忘了时，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你干叫去。”【张新之】伏下夜赌。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奶奶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鹞鸡似的，还动他的果子！昨儿我从李子树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儿往脸上一过，我一招手儿，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见了。他离的远看不真，只当我摘李子呢，就戾声浪噪喊起来，说又是‘还没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还没进鲜呢，等进了上头，嫂子们都有分的’，倒像谁害了馋痍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没好话说，抢白了他一顿。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姚燮】又一门好亲戚。怎不和他们要的，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和老鸱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有’。”小厮笑道：“暖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以后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姚燮】将五儿事一点。将来更为呼唤着的日子多，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捣鬼吊白的，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那小厮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牵，【姚燮】二字新。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不成？【姚燮】知事须内牵，小猴儿示人秘诀，系恶其哗噪。我虽在这里听哈，里头却也有两个姊妹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了我们！”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们，快传你柳婶子去罢，再不来可就误了。”柳家的听了，不顾和小厮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姚燮】如闻其声。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分派。——一面问众人：“五丫头那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

柳家的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张新之】前回结，此回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饽。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姚燮】又从平地起风波。“司棋姐姐说了：要碗鸡蛋，炖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样尊贵。不知怎的，今年这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儿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张新之】语气不平，足启争

此篇特归结上数回如许缠头裹脑文字也，然人但知归结上数回玫瑰露、茯苓霜等事，而不知并三十四回中事，亦归结之也。何则前三十四回中，王夫人因宝玉被责，叫宝玉房中人来问备细，遂使彩云拿两瓶香露，命袭人捎去，彼时先伏去了半日一句，试思此去了半日，非偷露而何。此回宝玉因投鼠忌器，与平儿商议，欲为众人认赃，则此数回之彼此赠送霜露粉硝等事，固已历历归结矣。入后彩云慨然自认，非并前去了半日句，亦归结之乎，宝玉此举真盛德哉。独是彩云者偷露者也，五儿者受露者也，偷露者无事，而受露者被囚禁一夜，几乎屈死，作者于此何太不情乎。说者每谓五儿之冤，因其母以鸡蛋之故，得于司棋莲花等人，恰好露瓶被他看见，则五儿之被办，即司棋等之所以报柳家也。

不知此固作者之题面，而非作者之题意，盖红颜从来薄命，五儿固不愧红颜矣。且其容貌酷肖晴雯，则是晴雯化身也，晴雯既薄命矣，五儿安得不薄命，抑晴雯又黛玉化身也，黛玉既薄命矣，五儿安得不薄命，今日之囚一薄命之所致而已矣，非红颜不足以当薄命，非薄命不足以见红颜，黛玉、晴雯犹然，又何必为五儿惜哉。（张子梁《评订红楼梦》）

平儿受了凤姐的熏陶，也是个很有心计，很想揽权的人。但是心地明白一些，温和一些，不是一味暗弄人。（佩之《红楼梦新评》）

端，是真好笔。莲花儿道：“前儿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姚燮】果然如此，到底落不起。使我为莲花儿，也在发话。今儿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们的分例，你为什么心疼？【张新之】莲花儿舌有莲花。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张新之】又妙。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嘴里混噁！你娘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浇头。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姚燮】其意若曰：何况你这丫头们！预备接急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张新之】言之慨然。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姚燮】人生能以口味将就，恐已大不容易。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别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莲花听了，便红了脸，喊道：“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上这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却为什么。前儿小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的还问肉炒鸡炒？小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少搁油才好。’你忙的倒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儿似的亲捧了去。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说我给众人听。”

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别说前儿一次，就从旧年一立厨房以来，凡各房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说我单管姑娘厨房省事，又有剩头儿，算起帐来，惹人恶心：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张新之】不止此数。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两只鸭子，十来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作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的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买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张新之】盛极必衰，此时正盛。连前儿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来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这三二十个钱的事，还预备的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姚燮】叨登，言叨得也。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的赔。你拿着这个钱，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

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又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来寻这样寻那样，我倒好笑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赔的！”【张新之】一篇话写得淋漓尽致，而依声赖势，凌弱怕强，芳官气息相通，都在言下，间是妙文。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他：“死在这里了，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张新之】书中如此等琐屑文，人多不耐看，倘试熟笔仿为一通，则缭绕冗沓，欲求其似，优优其难之，况又消纳许多隐意于其中乎。今经评出，请看官再读，便当眉舞色飞矣。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饭罢，带了小丫头们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的势头不好，都忙起身赔笑让座。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喂狗，大家赚不成。”【张新之】棋寓战争，写司棋第一登场如此，而横恣如见。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的。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头，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张新之】写众人恰好。

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方将气劝的渐平。小丫头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嘟了一回，【姚燹】如画。蒸了一碗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张新之】入上半回。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张新之】鬼不鬼，贼不贼。一径到了怡红院门前，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远远的望着。有一盏茶时，【姚燹】小胆孤情，跃然纸上。可巧小燕出来，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个，至跟前方看真切，因问：“作什么？”五儿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说话。”小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么？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园门了。”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小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转烦你递与他就是了。”说毕，作辞回来。

正走蓼溆一带，忽见迎头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姚燹】是非来了。五儿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之孝家的问道：“我听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张新之】截问如闻。五儿赔笑道：“因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林

司棋逞性不但伏后文败事之根，且见迎春平日不能约束下人。（王希廉《红楼梦回评》）

《红楼梦》并不郑重其事的安排下一个场景用全力去写一个人物，而只是零零碎碎的写宝玉，写黛玉，写宝钗诸人。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一有机会，就写一笔凤姐的精明能干恶毒泼辣，一有机会就写一笔黛玉的口舌尖刻情意绵绵，一有机会就写一笔宝玉对于水做的女儿们之体贴入微爱护备至。而全书四百余人中，有大部分就在这些零碎的介绍中加深加浓，终于在读者印象中活生生了。（计开《红楼梦的对话》）

五十一回“园内厨房”已说过：新鲜蔬菜在总管厨房支去，或要钱，要东西；那些野鸡、獐、狍分给管厨女人。何至两顿饭都要管厨人撑持？殊不近情矣！再思之，忽悟“或要钱要东西”者，既可领物，亦可折价领钱之说也。柳氏领钱后一吊为止，余入私囊，故云云也。否则，如此苦差，不应更有人钻营。（王伯沅《红楼梦》批语）

因为我们相信，与艺术家处同样的环境，有同样的善感善查的人很多很多，然而怎么有的是艺术家，而其他的是不是呢？不说别的，只以《红楼梦》而论，后四十回之所以不及前八十回的，就因为表现力差的缘故。前八十回的文字处处是活泼的，而后四十回的文字往往是生涩的，即今是精彩的所在，然也没有曹雪芹文字的生动。（李辰冬《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

之孝家的说道：“这话岔了。方才我见你妈出来，我才关门。既是你妈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竟出去让我关门，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谎。”五儿听了，没话回答，只说：“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妈错当我先出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说得。”

林之孝家的听他辞钝色虚，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几个丫头对赖，没主儿，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蝉、莲花儿并几个媳妇子走来，【姚燮】可巧者，不巧也。见了这事，便说道：“林奶奶倒要审审他。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的不像，鬼鬼唧唧的，不知干些什么事。”【姚燮】此数句可大可小。小蝉又道：“正是。昨儿玉钏姐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寻露，还不知道呢。”莲花儿笑道：“这话我没听见，今儿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些事没主儿，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莲花儿便说：“在他们厨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笼，带着众人来寻。五儿急的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了赃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前辩去。”一面说，一面进入厨房，莲花儿带着，取出露瓶。恐还有偷的别物，又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姚燮】又是一宗贼证。一并拿了，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兰哥儿病了，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人回进去，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侍书回进去。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张新之】都不管，而二人各为一意，俟后评。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儿那边，先找着了平儿，平儿进去回了凤姐。凤姐方才歇下，听见此事，便分付：“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姚燮】火速之至。或卖或配人。”平儿听了，出来依言分付了林之孝家的。五儿唬的哭哭啼啼，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平儿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这不该偷了去。”五儿见问，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平儿听了，笑道：“这样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拿你来顶缸。【张新之】冤字明点。此时天晚，奶奶才进了药歇下，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儿我回了奶奶，再做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只得带了出来，交与上夜的媳妇们看守，自便去了。

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之事，也有抱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倘或眼不见寻了死，逃走了，都是我们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

干与柳家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戏他。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张新之】悉由自取。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枕，呜呜咽咽一夜。

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撵出他们去，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一面送些东西，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张新之】画鬼笔。平儿一一的都应着，打发他们去了，却悄悄的来访袭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露了。袭人便说：“露却是给芳官，芳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袭人于是又问芳官，芳官听了，唬天跳地，忙应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说：“露虽有了，若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实供。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陷害了。”【姚燹】煞是多情。因忙和平儿计议：“露的事虽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叫他说也是芳官给他的就完了。”【姚燹】替人讨情，又为之设法，宝玉真一片婆心。平儿笑道：“虽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如何又说你给的？况且那边所丢的露也是无主儿，如今有赃证的白放了，又去找谁？谁还肯认？众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边的露，再无别人，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你们可瞎乱说。”【张新之】大家雪亮。

平儿笑道：“谁不知是这个缘故，但今玉钏儿急的哭，悄悄问着他，他应了，玉钏也罢了，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难道我们好意兜揽这事不成！可恨彩云不但不应，他还挤玉钏儿，说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发炮，先吵的合府皆知，我们如何装没事人。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张新之】自剥。又没赃证，怎么说他。”宝玉道：“也罢，这件事我也应起来，就说是我唬他们玩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两件事都完了。”【姚燹】真正好人！袭人道：“也倒是件阴骘事，保全人的贼名儿。只是太太听见又说你小孩子气，不知好歹了。”平儿笑道：“这也倒是小事。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别人都别管，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我可怜的是他，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姚燹】是极，是极！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袭人等听说，便知他说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说：“可是这话，竟是我们这里应了起来的为是。”平儿又笑道：“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业障叫了来，问准了他方好。不然他们得了益，不说为这个，倒像我没了本事问不出来，烦出这里来完事，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袭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张新之】“留”字重。

平儿便命人叫了他两个来，说道：“不用慌，贼已有了。”玉钏儿先问：“贼在那里？”平儿道：“现在二奶奶屋里，【张新之】财色窝主并

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重围中时，他只有二条路：含垢被缚或自杀玉碎。千古艰难惟一死，能做到玉碎的是寥寥无几。于是世界上满是含垢被缚的人，卑屈成为惟一的生存大道。

就拿平儿来说罢，她凭她的才色爬到半主子地位，做了贾璉的妾，然而她上头还有一个奶奶王熙凤。她一只脚还陷在奴才的深坑中。她很明白自己所处之地位与环境，于是锻炼出一副圆活对人的手段。她知道多树敌不如多植恩，免得成为众矢之的。（王唯《红楼梦人物小谈》）

《红楼梦》一书已全是梦境，余又从批之，真是梦中说梦，更属荒唐。然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来事物，何处非梦？何人非梦？以余梦梦之人，梦中说梦，亦无不可。（王希廉《红楼梦总评》）

以上三回，皆闲文也。于事则琐屑，于文亦成一小片段。委曲入情，真是不恶。虽闲之，而晴雯之祸，芳官等之被逐，均以伏案于此。（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

归此处，而一语八面。你问他什么应什么。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怜他害怕都承认。这里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我待要说出来，但只是这做贼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窝主却是平常，里面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样？若从此以后，大家小心存体面，这便求宝二爷应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别冤屈了好人。”

彩云听了，不觉红了脸，【姚燮】也晓得赖不过去。一时羞恶之心感发，便说道：“姐姐放心，也别冤了好人，也别带累了无辜之人伤体面。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与环哥是情真。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我一概应了完事。”众人听了这话，一个个都诧异，他竟这样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不用你应，我只说是我悄悄的偷的唬你们玩，如今闹出事来，我原该承认。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云道：“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死活我该去受。”平儿、袭人忙道：“不是这样说，你一应了，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那时三姑娘听了，岂不生气？竟不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且除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这事，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么，好歹耐到太太到家，那怕连这房子给了人，我们就没干系了。”彩云听了，低头想了一想，方依允。【张新之】略推即合恰好。

于是大家商议妥贴，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往前边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所赠，五儿感谢不尽。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今儿一早押了他来，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一并回明奶奶，他倒干净谨慎，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平儿道：“秦显的女人是谁？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么事，所以姑娘不大相识。高高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姚燮】恐不能干净爽利也。玉钏儿道：“是了。姐姐，你怎么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婢娘。【姚燮】原来司棋姓秦。司棋的父母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平儿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说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连前儿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张新之】又如闻见。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要什么的，偏这两个孽障怙他玩，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瞅他两个不提防的时节，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这两个业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方细细的告诉了我，拿出东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宝玉外头得了的，【姚燮】入正题。也曾赏过许多人，不独园内人有，连

妈妈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又转送人，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之流的人。他们私情各相来往，也是常事。前儿那两婆还摆在议事厅上，好好的原封没动，怎么就混赖起人来。等我回了奶奶再说。”说毕，抽身进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

凤姐儿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姚燹】二奶奶真能断事如神。别人再求他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簪子戴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姚燹】却是知己。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姚燹】防微杜渐，当家人原该如此。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苍蝇不抱无缝的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挂误的，倒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不施恩呢。【张新之】正训。依我说，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终久咱们是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张新之】直提五十五回凤姐小月，乃生“兴利”之因。如今乘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姚燹】其言平和，真不愧为平儿。一席话，说的凤姐儿倒笑了，说道：“凭你这小蹄子发放去罢！我才精爽些了，没的恼气。”平儿笑道：“这不是正经？”说毕，转身出来，一一发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愁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话说平儿出来分付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的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张新之】正训。如今将他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将秦显家的仍旧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说毕，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林家的带回园中，回了李纨、探春。二人皆说：“知道了，能可无事，很好。”

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只兴头上半天。【张新之】可为惊叹。在厨房内正乱着接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粳米短了两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姚燹】一件要事。悄悄的备了一簋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侄

此篇连下回又极写大观园之盛也。夫欲写景之盛，必先写其人之盛，欲写其人之盛，必先写其生之盛。故一起找足上文余意，即接写宝玉生日，自宝玉生日引出平儿生日，自平儿生日又引出宝琴岫烟生日，继此而历数某人于某月某日生日，某人与某人同月同日生日，无论同姓异姓，总见蛾眉萃于一时，而同为大观园生色也。于是借庆生辰名目，合国内外之天姿国色，而杂坐一堂，觥筹交错，第见行令者、围棋者、斗草者，闺中雅趣，几于一时占尽，而且芍药之茵之香梦沉酣，石榴裙之绿水淋漓，尤足令人消魂，阅者于此当无不意荡神驰矣，要之作者写此，原思所以悟宝玉而非所以迷宝玉，第一回中所谓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者，至此方极写之也。惜乎，宝玉此时犹未识剥复循环之理，不能急流而勇退，尚以柔情媚语，密结乎痴憨之香菱，几使薄命女子，一旦丧其廉耻，是犹在迷津深处也，斯时也，孰能拯之。（张子梁《评订红楼梦》）

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帐房的礼，又预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姚燮】写得十分满足。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顾些。”【张新之】世故人情无不烛照，写来绝倒。正乱着，忽有人来说与他：“看过这早饭就出去罢。柳嫂儿原无事，如今还交与他管了。”秦显家的听了，轰去魂魄，垂头丧气，登时掩旗息鼓，卷包而出。【姚燮】果然兴头了半天。送人之物白丢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连司棋都气了个倒仰，无计挽回，只得罢了。【张新之】此一顿饭工夫，正不知气坏多少人，可以醒矣。

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被玉钏儿吵出，生恐查诘出来，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儿。忽见彩云来告诉说：“都是宝玉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谁知贾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云的脸摔了去，说：“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应？你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与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他，如今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儿！”【姚燮】呆公子习气。彩云见如此，急的发身赌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说，贾环执意不信，说：“不看你素日之情，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说毕，摔手出去了。急的赵姨娘骂：“没造化的种子，蛆心孽障。”气的彩云哭个泪干肠断。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看的真。【姚燮】亦不是姨奶奶对丫头之言。让我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说着，便要收东西。彩云赌气一顿包起来，乘人不见时，来至园中，都撒在河内，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气的夜间在被内暗哭。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闹热。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姚燮】想见铁槛寺、馒头庵等处。并寿星、纸马、疏头，并本命星官、值年太岁周年换的锁儿。家中常走的女先儿来上寿。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姚燮】可知宝玉之做生日非第一次也。薛姨妈处减一等。其余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荷包，里面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所制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备述。姐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聊复应景而已。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冠带出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毕礼，奠茶焚纸后，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人等。【姚燮】俱不在家也。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薛姨妈再三拉着，然后又遇见薛

小人得志，
历禄飞扬。宛点
仲堪之眸子，添
叔则之颊毛。搦
管时，岂但为管
厨房者绘其神。
登时偃旗息鼓，
反要赔补亏空。
凡极易钻谋者，
静心观之，可有
裨益。亦当世得
失之林也。何必
经史。（陈其泰
《桐花凤阁评红楼梦》）

蝌，让一回，方进园来。【张新之】方入大观。此书又从头起。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着，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李、赵、张、王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皆不磕头。

歇一时，贾环、贾兰等来了，【姚燮】甚没要紧事，叙来偏偏详细。袭人连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说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面咕咕呱呱，一群丫头笑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笑着走来，说：“拜寿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敢起动，快预备好茶。”进入房中，不免推让一回，大家归坐。袭人等捧过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张新之】此回此段要紧人物，故单提特举。宝玉忙迎出来，笑说：“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了进去，不能见，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平儿笑道：“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说让我，我那里禁当的起，所以特赶来磕头。”宝玉笑道：“我也禁当不起。”袭人早在外间安了座，让他坐。平儿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儿便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袭人连忙搀起来。又下了一福，宝玉又还了一揖。袭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经完了，怎么又作揖？”袭人笑道：“这是他来给你拜寿。今儿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姚燮】又生波折。宝玉听了，喜的忙作下揖去，说：“原来今儿也是姐姐的芳诞。”平儿还万福不迭。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才是。”探春忙问：“原来邢妹妹也是今儿？我怎么就忘了！”【张新之】岫烟生日，湘云记之而探春忘之，此皮里阳秋也。本回写探春都是此笔。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了一分礼，与琴姑娘的一样，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头答应着去了。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

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太，初九日是琏二哥哥。二月没人。”袭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姚燮】正是花朝。怎么没人？就只是不是咱家的人。”探春笑道：“我这个记性是怎么了！”【张新之】不记岫烟生日犹可言也，不记黛玉生日，探岂愤愤若此，是乃微词。宝玉笑指袭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所以他记的。”探春笑道：“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平儿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是才知道。”平儿笑道：

六十二回宝玉生日，未见李纹、李绮在座，似不在贾府中则可。而七十一回贾母八旬寿辰，纹、绮已来，何故未得随众庆祝？七十四回碧月虽有明年回去之言，岂斯时已回去耶？但九十四回消寒会，又有纹、绮二人，前手殊失照应。（徐凤仪《红楼梦偶得》）

黛玉幼居母丧，克尽孝道，其心地极明白者。故其死也，既悲双亲之早世，又愤外婆之炎凉，因而呕血数升，奄奄垂绝。若专以为相思病，亦不谅其苦心也。此书发于情，止乎礼仪，颇得风人之旨。慎勿以《金瓶梅》、《玉娇梨》一例视之。（周春《红楼梦约评》）

“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寿的福，又没受礼职分，可吵闹什么，可不悄悄的过去？今儿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们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笑道：“也不敢惊动。只是今儿倒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才过得去。”【张新之】后半部书从此日生，故探春云然。而其势力附凤，自在言外。宝玉、湘云等一齐都说：“很是。”探春便分付了丫头：“去告诉他奶奶，就说我们大家说了，今儿一日不放平儿出去，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丫头笑着去了，半日，回来说：“二奶奶说了，多谢姑娘们给他脸。不知过生日给他些什么吃？只别忘了二奶奶，就不来絮聒他了。”众人都笑了。

探春因说道：“可巧今儿里头厨房不预备饭，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揽了去，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众人都说是极。探春一面遣人去问李纨、宝钗、黛玉，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张新之】为此春酒，正须柳氏。分付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探春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儿是平姑娘的华诞。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开了帐和我那里领钱。”柳家的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说着，便向平儿磕下头去，慌的平儿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

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厅上去吃面，等到李纨、宝钗一齐来全，又遣人去请薛姨妈与黛玉。因天气和暖，黛玉之疾渐愈，【张新之】书又开头，故写黛愈。故也来了。花团锦簇，挤了一厅的人。

谁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寿礼与宝玉，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两家皆治了寿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领。至午间，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张新之】一荣一雪，冷热倚伏。宝钗带了宝琴过来与薛蝌行礼，把盏毕，宝钗因嘱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这虚套竟可收了。你只请伙计们吃罢。我们和宝兄弟进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说：“姐姐兄弟只管请，【张新之】独不说妹妹。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宝玉忙又告过罪，方同他姊妹回来。

一进角门，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说：“这一道门何必关，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里头，倘或家去取什么，岂不费事？”宝钗笑道：“小心没过逾的。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可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若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抄近路从这里走，拦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纵有了事，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姚燹】却有此理。不然，岂不共挽入混水河中。宝玉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宝钗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

王凤姐无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好，而寿既不长，福亦不久；迎春是无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痴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宝钗却是有德有才，虽寿不可知，而福薄已见；妙玉才德近于怪诞，故陷身盗贼；史湘云是旷达一流，不是正经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论，均非福寿之器；此十二金钗所以俱隶薄命司也。（王希廉《红楼梦总评》）